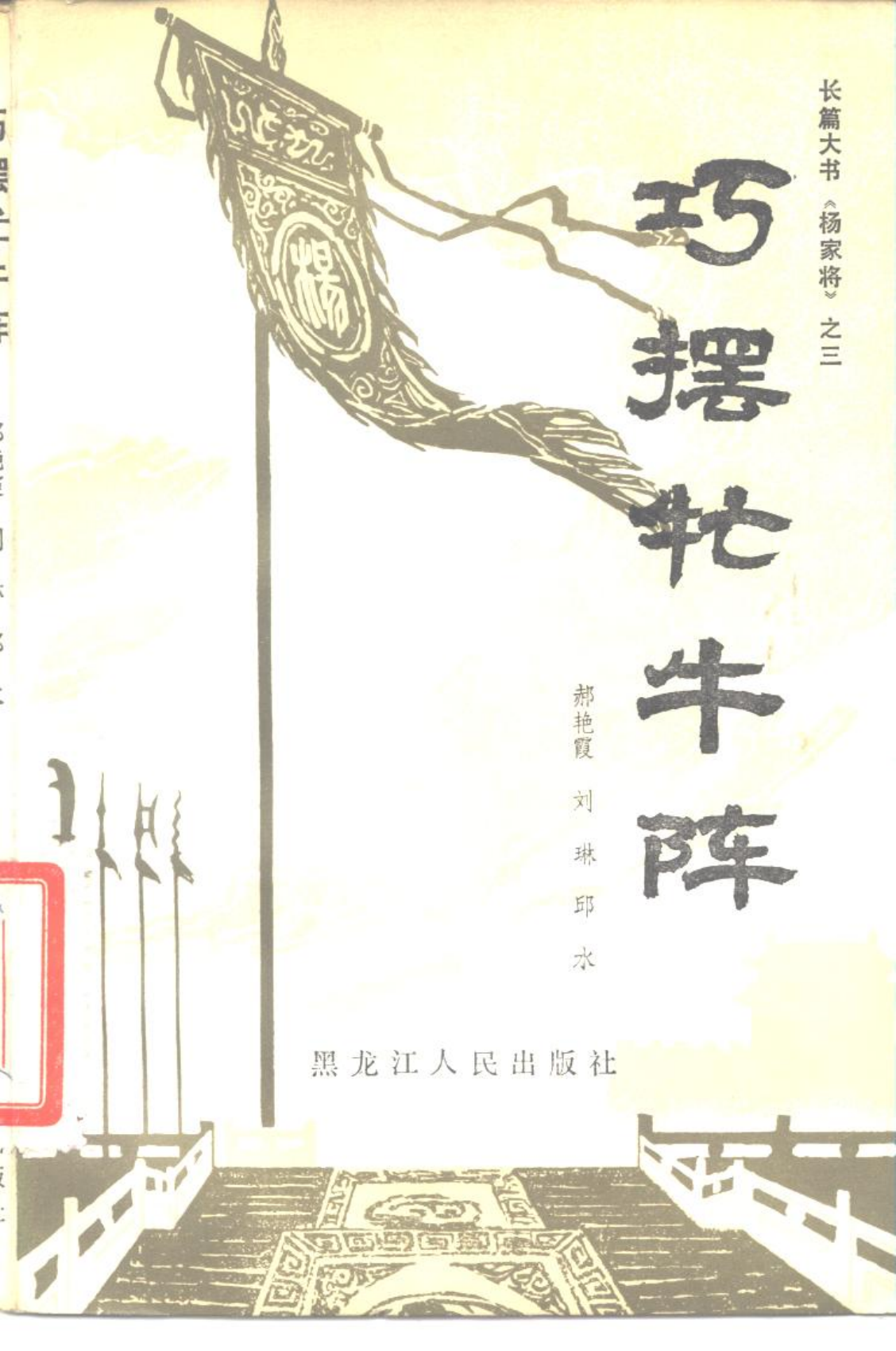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大书 《杨家将》 之三

巧摆牯牛阵

郝艳霞 刘琳 邱水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
封面设计：赵凤岐

封面题字：房 坚

长篇大书《杨家将》之三

巧 摆 牯 牛 阵

郝艳霞 刘 琳 邱 水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第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12/16·插页2·字数100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53,5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13

定价：0.67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杨郡马割袍断义
孟元帅划地绝交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回 杨六郎装病躲避杀威棒
柴郡主登堂斥责云南王……………(17)
- 第三回 郡主公堂认长兄
六郎昭通遭横祸……………(33)
- 第四回 郡马瞒名装任秉
双王抽剑斩奸雄……………(50)
- 第五回 宋真宗怒斩双王
寇天官计怨司马……………(65)
- 第六回 八王金殿追宋主
宗保街头打王强……………(82)
- 第七回 王强派人查郡马
八王挂帅救雄州……………(102)
- 第八回 雄州城宗保挑辽将
刘家店郡马买牯牛……………(120)
- 第九回 砸囚车郡马救君保
赶牯牛英州会双王……………(137)
- 第十回 六郎拜师得兵书
八王求贤退辽将……………(155)

- 第十一回 冰冻英州训牯牛
风迷归途遇岳胜……………(173)
- 第十二回 边关将离山归宋
余太君挂帅闯营……………(190)
- 第十三回 母子重逢吐真情
君臣相见讲条件……………(206)
- 第十四回 牯牛阵退敌显威力
颜道长击掌吐狂言……………(228)

第一回

杨郡马割袍断义 孟元帅划地绝交

话说孟良率兵要劫郡马，郡马大怒，叫声：“不要动！孟良，你们现在是边关的总兵、朝廷的武将，在汴梁造反杀死不少兵将，万岁还没见怪，怎么又竟敢半路劫差？你们速速退兵，咱们还是好友，如若不退，来吧——”

孟良说：“六哥，你要动手吗？”

六郎说：“我不能和你们动手！我们是结拜兄弟，我也知道你们的一番好意。可是我不能那么做，也没有脸和你们打。干脆，你举斧子先把我砍了吧！我一死，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也就没人干涉啦！来，你过来杀吧！”说完，六郎把枪挂在得胜钩上，甩镫下马，来到了孟良的马前。

这时可把边关众将全难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？全看孟良！孟良是元帅，大家都听他的。只见孟良挂好了大斧，也从马上跳下来，扑通跪在郡马的面前。他一跪，后边的众将也全跪下了。孟良是从不爱掉泪的，今天却放声大哭起来了！

孟良他跪在地上把头磕，

放声大哭口叫六哥：

“我杀了状元才给你惹下祸，

倒叫六哥受折磨！

我原想劫差把六哥救，

同回边关去把酒喝。

你为什么保宋君恋恋不舍？

六哥做事欠斟酌！

无道君只知道贪欢取乐，

听信奸言耳软心活。

杨家将东征西战功劳大，

舍死忘生保山河，

到头来把你充军昭通府，

你还保昏君却为何？”

孟良他边说边流泪，

连连又叫好六哥：

“你要答应跟我们走，

我情愿吃斋行善念弥陀。”

焦赞也连连点头直说对，

众总兵急得把手搓，

郡马见此情景万分难过，

泪珠点点似穿梭，

“众位兄弟你们难死我，

我真不知是死还是活！”

郡马对众将说：“你们全起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”

众将全站起来了：“六哥，你说吧！”

郡马说：“你们是叫我死，还是叫我活？”

大家一齐说：“叫六哥活！”

“孟良，你说呢？”

“六哥呀，不是为你活，能三番五次来救你吗？”

六郎说：“叫我活，你们就回边关，叫我去充军发配。我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，你们看——”说着往后边一指，
“你六嫂和侄儿宗勉坐在轿车里，六哥不穿罪衣、不系罪裙、不带重刑，并且还骑马到云南，这还用你们救吗？只不过咱们弟兄分开感到寂寞！八王千岁在朝里一定会想办法把我提前赦回，到那时我一定去边关找众位弟兄。还是放我走吧！”

孟良说：“六哥，我们这头全白磕啦？你也太难点儿啦！我爹娘活着的时候，我也没说过好话呀！你怎么这样凿死卯、认死理、钻牛角、一条道走到黑全不带拐弯呢？你算什么孝子？老母偌大年纪，你充军走了，老娘现在只有你一个儿，能说老娘不想你吗？想人的病是没法治的！老娘如果为恁你死了，你还算哪道的孝子呀？在边关时你说过：尽忠不能行孝。你现在就不能不走，来个行孝不尽忠吗？”

焦赞说：“二哥说得对！”

众将也说：“孟二哥言之有理。”

郡马说：“看来你们这些过去占山为王之人是不懂王法的。我不再和你们多讲。来，闪开道路，叫解差走！”

孟良说：“六哥，你走不走？”

六郎说：“我也得走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要上马。

孟良紧跑几步大叫：“六哥，我不叫你充军去，你宰了我吧！”说罢，伸手抓住了郡马的白箭袖袍。

六郎一气之下，拉出肋下宝剑，叫孟良松手。孟良不松手，说：“我愿死在六哥的剑下！”

六郎此时万般无奈，文武百官、八王千岁、各位忠良及奸贼都在看着他。他这口剑是羞刀出鞘难入鞘，拉出来，舍得砍孟良吗？舍不得！可是孟良又死不松手，抓住他的袍子，不叫他上马！六郎一急，摆剑一回手“唻啦”一声，正好将孟良抓住的白袍割下一块。孟良噤噤退出几步，扑通一声，一个大坐蹲儿摔在地上了。割下来的那块白袍子还在手里抓着呢！

孟良站起身来火冒三丈：“哎呀，好个杨六郎，你太狠啦！不跟我们走也不要紧，不该和我们割袍断义！你不想想，我孟良闹状元府不是为我，也不是为众位弟兄，而是为了替你行孝，替你母出气！我斧劈三关，拼命攻汴梁，为了救你杨六郎！我们费尽了心血，又到十里长亭来救你，怎么能割袍断义？你既然这样做，别说我孟良不对！”说完话，扔了手中这块袍，拉出宝剑在地上唰地划了一下：“杨延景，你跟我割袍断义，我和你划地绝交！咱们看看谁离了谁不行？姓杨的，你可别后悔！现在我们不和你打，以后碰上再说！”说完大喊一声：“众将官，跟我走！”

边关这些总兵一个个眼含泪水，马上步下都跟着孟良、焦赞走了。六郎呆呆地站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，心里如同刀搅一般！远远望着边关众将，只见他们边走边回头，直到这些人去远了，六郎才放声大哭了一场。这些人到哪儿去

了？这是后话暂且不提。

此时，文武百官全都竖指赞美郡马真是忠心耿耿的为国栋梁！

八王劝道：“妹丈不必难过，我把此事回殿奏明圣上，郡马又立一功。我想，会很快调回京城的！”说罢，大家刚要分手，忽听后边马蹄响，有人高喊：“六弟，杨郡马，等我一会儿！”

郡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王强带了几个随从，飞马来到近前。六郎心想：“王强干什么来啦？”就问道：“王兄来此做甚？”

王强叹息了一声，强挤出两滴眼泪：“兄弟呀，我实在对不住你呀！想你我二人在风云店有缘相会，结为兄弟。郡马待我天高地厚，要不是你提拔，我哪有今日？没想到我选了这么一位姑爷，原以为他读书知礼，哪知他胡作非为！夸官砸了天波府门前的牌匾、打了老管家杨洪，才惹得老娘病倒在床，又引起了孟良杀人给六弟你栽赃，闹得咱兄弟二人很伤感情！我出主意叫六弟充军，也有我的想法：六弟在外边待一个时期，养养精神，避一避朝中之事。过个一年半载，八王千岁和寇大人能不管吗？我能不管吗？到时候一动本，六弟你也就回来了，你我还是好兄弟！别看我女儿、姑爷全死了，我可并不恨你，因为那不是你干的！人死了我不想吗？当然也疼、也想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，再想也没用啊！”

那位说了：“他是真想吗？”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想。怎么回事儿呢？

王强本是北辽的文武双状元，肖太后的二驸马。肖太后有四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天庆凉王一死，儿子耶律宗真太小，不能执政，北辽的文武官员才保肖太后坐殿。肖太后智谋多端，对执掌朝政很有办法。女儿大了全招了驸马。大驸马就是三川六方九沟一十八寨的大元帅韩昌韩延寿，二驸马就是王强。王强文武全才，天庆凉王活着的时候，曾对太后提过几次，要把他派往中原去做内应。天庆凉王被杨大郎射死以后，肖太后就叫王强想办法打入中原。王强为了不引人怀疑，就先混入益律关住下了。并且经过肖太后同意，娶了一个中原人为妻以做掩护。这个女人不知道王强是北辽人，可是她一直没生养，王强就在益律关收下两个义子、娶了一个姑娘。后来王强借给六郎写状纸的机会和六郎拜了盟兄弟，并且由六郎荐入朝中。真宗登殿后，王强做了镇京元帅，皇上传旨给王强修了一座镇京元帅府，王强就把益律关的家搬到汴梁。两个义子见王强做了大官，也全跟了来，并且改了姓，一个叫王聚、一个叫王宝。这两个人会一身好武艺，王强待他们很好，他们也就干脆给王强当儿子啦！原来他俩以卖艺为生，这回也一步登天了。王强要的这个姑娘后来就嫁给了新状元，没想到叫孟良给杀了。别看王强大哭大叫，其实他并不伤心。不用说是要的女儿，就是夫人死了，他也无所谓，因为他在北辽还有二公主呢！

今天他追郡马干什么呢？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！方才孟良带军兵要劫郡马的时候他已经来了，他带了随从人员藏在树林里了。要是双方真动起手来，他也就带人跑了。直到孟良带人走了，他才出来见郡马。他之所以要

来，是怕这些官员对他不满，以后在朝中不好办事。他来了，一可以掩人之口，二可以和杨家消除隔阂。叫众位官员看出他大仁大义，不记私仇。果真不出所料，他确实博得了不少官员的称赞。

郡马听完王强的话，并不大相信他：“你女儿一家十八口全死了，能不恨孟良、焦赞？能不恨我杨延景吗？”说道：“王兄不必多讲了。只要你不恼恨我，我就很高兴啦！”

王强说：“太好啦！”说着话，叫人取出一百两纹银，双手递给二位解差，“一路上要把郡马照顾好，这一百两银子你们收下吧！”

郡马说：“众位大人请回吧！”

王强说：“六弟多保重，我们不远送啦！”

于是，八王、寇大人和众位官员以及杨府亲朋回城去了。

二位解差马分左右，中间是杨郡马，后边是轿车，几个人上路而去。

郡马的心里仍是万分难过，心里放不下边关的好友，更放不下孟良、焦赞，心里想：“今天实在对不起孟、焦二位贤弟。如有回来之日，一定向他们赔礼道歉！”

二位差人说：“郡马爷，你路上看到哪里风景好，咱就在那里玩两天，这也是八千岁的吩咐。”

郡马说：“我是罪犯充军，只望早到云南，你二人领到回文好早日回朝。不必游山玩水！”

差人说：“郡马不必替我们着想。我们俩人干的就是东奔西走的差事，早日回京也还得出去。我们这次就听郡马

的，你叫我们怎么着，我们就怎么着！”

一路之上，郡马只是急着赶路，饥餐渴饮、夜宿晓行。这一天，来到云南昭通府，二解差问：“郡马，咱们在城外玩两天吧，一入城交案，郡马您可就没有自由了！”

郡马说：“不了，咱们马上进城吧！是不是给我穿上罪衣戴上刑具？”

解差说：“等过堂的时候再穿吧。”

说完，进了昭通城。二位解差又问：“郡马在这里可有亲戚朋友吗？如果有，可以先把郡主和小公子安排下。”

郡马说：“我有个朋友，光知道住在云南，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？我现在是个罪犯，就是找到他，我也不能给他找麻烦！咱们先找个店房，把她母子安排下，二位再去递公文如何？”

二位差人说：“我们听郡马爷的。说实在的，杨家是忠良人所共知。我们二人是没能力救郡马爷，不然我们一定救您。”

郡马说：“一路上已经多蒙你们照顾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十字大街。这里很热闹，做买卖的黎民百姓来来往往。宗勉在车里坐不住了，拉开窗帘外看：“娘，外边真热闹啊！”

这时，迎着轿车从对面跑来一匹马，马上坐着一人。宗勉一看，喊了一声：“爹爹，你怎么又从对面来啦？”

二位解差一看，当时就愣住了！只见马上的这个人头带白缎扎巾，身穿白缎袍，腰系英雄带，足蹬薄底靴，三十多岁，眉清目秀、鼻直口阔、相貌堂堂、仪表不凡！

二位差人惊道：“这不是杨郡马吗？”

杨六郎听见宗勉的话，从轿车后面转过来问：“宗勉，你喊什么？”

宗勉一看，哎？怎么两个爹爹？他看看身边的爹爹，又看看对面骑在马上的人，竟然一模一样。

杨六郎顺着孩子的眼光也看见了来人，连忙催马迎上去，口叫：“任贤弟！”

马上之人一看郡马，“哎呀，六哥！”忙从马上跳下来，给郡马磕头施礼：“六哥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这几年来小弟只在南方做买卖，今年正打算去汴梁看望六哥，不想六哥来到云南，太好啦！六哥，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是自己来的？还是有别人？”

郡马说：“贤弟呀，六哥是犯罪充军来到云南。”

“六哥犯的什么罪？”

郡马说：“回头咱们再仔细说。你六嫂和小侄儿宗勉也跟来了，我正想找个店房把她母子安排下，人生地不熟，还没有找到，不想正好遇上任贤弟。”

原来，此人就是任秉任堂惠，以贩卖珠宝玉器为生。想当年，他有一次进汴梁，在城外遇上劫路的强盗，正巧杨六郎在城外遛马，六郎打跑了强盗、救下了任秉。二人互通姓名后见彼此长的相貌相似，言谈之中又很投机，当时就堆土为炉、插草为香，结为金兰之好。因为任秉所带的珠宝被劫走，就没进京到杨府逗留，立时返回了云南，约定他日相会。又过了几年，任秉到汴梁去看望六郎，正赶上杨七郎擂台劈潘豹，潘仁美派人拿七郎，任秉帮助七郎杀出重围回了

杨府。打那时一直到今天，才又和六郎相见。任秉此时已经有了万贯家财。

任秉一听六嫂也一块来了，忙来到轿车前和六嫂见礼。宗勉直瞪两眼看着，简直分不出哪个是爹、哪个是任叔叔！

任堂惠说：“走吧，跟我回家吧，我家有的是地方，找什么店房？二位贵差，行行方便吧！”还没等解差说话，郡马就说：“一路上我没带刑具，没穿罪衣，全靠二位贵差照顾了！”

任秉说：“那就更好了，先请到家里吧！”

任秉的家由十字街往西走，黑漆的大门，红油走边，门上的铜环亮得能照见人。门外有五蹬汉白玉的台阶，还有拴马桩，两旁栽着垂杨柳。

任秉领着六郎等人刚来到门口，家人们就跑出来了：

“哟，员外，您出城访友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？”

任秉说：“我把朋友接来了，快来把东西往里搬一下！”

郡主把穿的、用的东西带来了，家人们拿的拿，搬的搬，忙了一阵儿。

任秉叫把轿车停在门旁，把赶车把式和二位解差全都请进来，郡主和宗勉也进来了。任秉忙叫丫环到后院去请夫人来参见兄嫂。

不多时，夫人姜氏来到前院。姜氏没见过六郎，但是六郎的英名和义气久已闻名。见过礼后，姜氏只觉得郡主温柔典雅、美貌无双。郡主见姜氏穿戴长相也与众不同。郡主忙叫宗勉来见婢娘。

宗勉过来施礼道：“婶娘您好！”

姜氏一看这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还没等说话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！

姜氏看见宗勉小孩童，
穿戴打扮透着精灵，
头挽日月双扎髻，
上边系的红绒绳，
身上穿的对花氅，
蓝绒丝绦系腰中，
绿色的中衣正可体，
抓地虎的靴子二足蹬，
前发齐眉后发盖脖颈，
齿又白来唇又红。
姜氏看了好一会儿，
泪珠点点湿前胸。
郡主不解其中意，
叫贤妹：“见到侄儿为何伤情？”
姜氏急忙擦去眼泪：
“嫂嫂听我说分明，
我有一子当年五岁，
名字就叫任宝童。
大门以外去玩耍，
谁知道无影又无踪？
找遍了云南昭通府，

不知道冤家死与生？
至今不见孩子的影，
他要在和侄儿宗勉一般同！”
郡主听完叹了口气，
叫贤妹：“悲伤也是枉费心情。
汴梁城还有你大侄儿叫宗保，
嫂子我生下他们俩弟兄。
贤妹要不嫌弃小宗勉，
送给妹妹当做亲生。”
小宗勉过去就把娘叫，
大家夸：“这个孩子真聪明！”
任秉叫姜氏陪嫂嫂侄儿去后院：
“从今后，六嫂就住在咱家中。”
姜氏听罢心高兴，
手拉着宗勉出了大厅，
到后宅摆宴招待郡主，
任堂惠前堂摆酒给六哥压惊，
赶车把式也落坐，
左右坐下二差公，
郡马和任秉在上座，
家人们里外忙不停。
真是山中走曾云中燕，
陆地牛羊海中程。
有南路陈酿北路酒，
迎风香酒状元红。

这桌酒席好丰盛，
任堂惠款待差人似亲朋，
又给车把式来夹菜，
给六哥一连斟了酒三盅。
郡马要给任秉满酒，
一抬头见他双眉紧锁带愁容，
郡马把酒杯放桌上，
问贤弟：“有什么为难事说给我听！”

郡马这一问，任秉才觉出自己不对了。既然请大家饮酒，就不应面带愁容。岂不是叫大家多想？忙换上笑脸：“六哥，没事，请大家多吃多喝，我才痛快！”

在饮酒中，郡马对赶车把式王二说：“王二兄弟，请你回去后到杨府去一趟，告诉老太君我们平安到了云南，请她老人家放心！”

车把式说：“我一定去送信！”

吃过酒饭，车把式就要回去。任堂惠也就不留他了，送了他五十两纹银。车把式谢过任秉，转回汴梁去了。

任秉叫人端上茶来，然后问道：“六哥，你究竟犯的什么罪，才充军发配呀？”

杨郡马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任秉说了一遍。二位解差说：“任员外，六爷交朋友是热心雄胆。谢金吾一家十八口是孟良、焦赞杀的，六爷承认是他杀的，后来边关众将造反无人敢挡，是六爷上汴梁城头退走了边关众将。发配离京的那天，到了十里长亭又遇上边关众将，六爷宁愿受国法充